

唯读书可抵岁月漫长

◎尹圆吉(河南平顶山)

这个季节,鲜花开满小城,浅粉色的蔷薇装点了一整个春天,路遇在蔷薇花海中拍照的姑娘,微风撩起她鬓边的发丝,姑娘的笑映着笑着的蔷薇,春天美得刚刚好,就如林徽因的那句“你是人间四月天”。

你看,蔷薇是春天的眸子,恰如文字也是我们表述爱意的眼睛,蔷薇用她的爱意开满小城,而我们用安静的文字表述着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季节的喜爱,这便是文字的力量。

小时候,我随爸爸在部队长大,他整洁干净的宿舍里,叠成豆腐块的被子旁放着一本《大灰狼和小白兔》漫画书,那是爸爸专门为我绘的特制版。爸爸每天晚上都会认真真给我讲画书,故事开头一直都是,森林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白兔和一只凶狠的大灰狼,结尾却随着我一次次地伤心哭泣,从“大灰狼把小白兔一口吃掉”改成了“大灰狼和小白兔成为了好朋友”。童年的记忆里,爸爸一字一句的故事成就了我甜甜的梦,更成功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一粒种子,叫善良。

年少时,我看过一本小说,一直清晰地记得里面的一句话“我就挨着凉生睡下,两颗黑色的小脑袋凑在一起,像两朵顽强生长着的冬菇”,那时,我带着青春期的懵懂刚走上工作岗位,从学校到社会的不适让我经常深夜躲在被窝里哭,可就是这句深入骨子里的坚强话语,这本小说的主角凉生成了我青春岁月里最温暖的陪伴。

后来,我还读了许许多多的书,看了很多作者用自己的笔描绘出的人生故事。读完《云边有个小卖部》时,恰好也是一个开满桃花的春天,窗外的桃花与书中外婆刘莺莺院子里的桃花重叠,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当所有的希望与失望重逢,悲伤与欢喜相遇时,我们也能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光,这便是生命的意义;我在《活着》里一遍遍重复想象着老牛的脊梁,对生活、对人生的得失也更坦然,对悲欢离合也接受得更加欣然,这便是对生活最为恰当的态度;同样我在《人生》的遗憾中一遍遍反思,告诫自己不忘初心,才能得到最希冀的人生。

再后来,我也尝试着写字,从一字一句的随笔到一篇一篇的故事,文字成了我舒展心情的出口,也成了记录生活的最好方式,很庆幸,28岁那年我的散文集《如果你在这个城市遇见我》出版发行,昨天一名小粉丝给我发来一句话,他说:姐姐,谢谢你的字,让我度过了这段孤独的时光。

很感谢自小到大与我相伴过的每本书,曾在深夜触动过我的每个词语、句子,甚至是标点符号,正是这些温柔且有力量的故事,丰富成就了我的人生,同时也能像我喜欢的作者一样,成为一束微光,一束同样可以照亮他人生命的光。

现在,我每天晚上会试着给5岁的儿子讲故事。昨晚小城狂风大作,我恰好讲到那句“大灰狼一口吃掉了小白兔”,抬头与儿子忧伤的眼神相遇,他小声说:“妈妈,能不能让大灰狼和小白兔成为好朋友?”我笑了:“当然可以啦。”

你看,岁月凌厉,但给予每个人的都是公平的,时光是一个圈,善良总会与善良相遇,在书里、在生活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在这个美好的春天,第28个世界读书日来了。

4月23日,第2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调查发现,2022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8%,保持增长态势。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8本,高于2021年的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3本,高于2021年的3.30本。看,越来越多的人在读书,并且在读越来越多的书。

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让读书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起来获取知识、认识世界、探索人生。



暖时光的旧书店

◎张海新(湖南常德)

儿时的我,对书有种莫名的痴爱和渴求。就如同高尔基说:“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那时,只要是印了字的纸,我都会捧在手上反复研读。

离家几公里的镇上,有全镇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母亲隔几天就会把家里种的菜拿到镇上去卖,换些生活必需品。那天,母亲答应我,周六去镇上时带我去看书。

周六早上天刚蒙蒙亮,我按捺不住激动,早早唤母亲起床,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赶到镇上时,书店刚刚开门。

新华书店有点破旧,仅有一间窄屋,摆着两三架书和杂志,但对我来说已是知识的海洋。我一头扎进去,如一尾鱼儿在书架间游弋。我摩挲着每一本书,视若珍宝,幸福感盈满心房。

母亲对店主说:“大叔,让孩子在这里看会儿书,我卖完菜来接她。”店主是位须发花白的老人,慈眉善目的,他微笑着点头:“你放心吧,我帮你看着呢。”

我靠着书架席地而坐。《少年文艺》《故事大王》《三毛流浪记》……书里的故事如磁铁般深深吸引着我,我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忘却了自己和时间。

听见母亲的呼唤,我才回过神来。回家的路上,我眉飞色舞地给母亲讲看到的故事,母亲听得入了迷。

此后,每个周六,我都跟母亲去镇上看书。母亲依旧把我放在书店,她去卖菜。慢慢地,我发现她离开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晚归,母亲都满脸歉意地说:“菜不好卖。”老人只是笑着说没关系。

有一天,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沉浸在书中的我全然不知。老人拍拍我的肩膀,轻声说:“去把你妈叫进来吧,外面雨大。”我连忙跑出门,看到母亲蜷缩在屋檐下,衣服被打湿了,正瑟瑟发抖。

我把母亲拉进屋里,老人忙递上一条干毛巾:“别感冒了。”然后,他边擦桌子边漫不经心地说:“以后卖完东西就到屋里来坐吧,下午人少,我一个人太闷,老想打瞌睡,你陪我聊聊天。”母亲一怔,眼圈红了,连连点头。

后来,母亲每次带我来看书,就会带些东西给老人,有自家地里的蔬菜瓜果,也有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老人也不推辞,都收了,而后会拿一两本破损的书送给我,满不在乎地说:“卖不出去了,别浪费了,给孩子看吧。”

再后来,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开学那天我又来到那家书店。但是店主换成了一个陌生人,他说老人生病回家休息了。他问了我的姓名,然后拿出三本《平凡的世界》,说是老人留给我的。我忙打开,看到扉页上有一行字:平凡,但不要平庸。刹那间,我的眼眶湿润了。

此去经年,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老人。

那些泛黄的旧书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柜里,闲暇时,我总会拿出来翻看,想起那家旧书店,想起那位老人。他和那家书店如灯光,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也温暖了我以后的岁月。



一本书开一扇窗

◎付文龙(河南平顶山)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我就从自己的读书经历说起,希望能给你一个爱上读书的理由。

我上初中的时候,除了课本,基本没有什么其他书可以读。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去学校顶楼的活动室打乒乓球。活动室的一角有一个常年挂着锁的图书室,这个图书室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一小片空间,不到十平方米。年深日久,变形的木板与墙壁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缝,有几本书掉了出来。我拿起一本看了起来,没想到,这本书竟点燃了我最初阅读的兴趣。

事隔20多年,我还记得那本书叫《烽火岛》,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作品。那本书书页发黄,封面设计极简单,书里有插图。我被书里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本该下午回家的我,抬起头

时天已擦黑。但书

还没看完,我拿起书就往家跑,想着等看完了再还回来。一周后,我还了书,然后又拿了两本,《红与黑》和《傲慢与偏见》。我估计当时靠近缝隙的是外国文学书架。

这几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丰富了我的内心,开阔了我的视野。有些内容当时不懂,但至少引起了我的思考,或者随着阅历的增加慢慢有所理解。

上高中后学习任务重,读小说的机会不多了,读的多是《读者》《知音》《意林》《青年文摘》《微型小说选刊》等杂志。里面的文章篇幅短,可以用零碎时间读。读的书杂了,感觉自己在那个狭小的校园里也算是了解了大千世界。

上大学之后见到了图书馆,感觉像一个刚学会游泳的孩子来到了海边,这里是书的海洋,可以尽情遨游。除了专业书籍,我还读了路遥、陈忠实、李敖、刘墉等作家的书。这些书对我的影响直到今天。从路遥的书中,我读出了人生的曲折;从陈忠实的书中,我读出了世界的复杂;从李敖的书中,我读出了且怒且

悲且狂的存在;从刘墉的书中,我读出了处世哲学。

最近,我和妻子想为刚上小学的孩子选书。我一眼就相中了一套《狼王梦》,想让孩子从中学些狼性,成长为一个勇敢、坚强的人。妻子相中了一套《父与子》,里面讲的是父亲与孩子的一些故事和教育理念。我们为挑选哪套书争执不下,买书的事搁置了几天。再后来,我发现孩子拿着《父与子》里的一册书看得津津有味。我突然觉得,其实选什么书无所谓,只要打开书本,喜欢阅读,先读哪一本都好。

翻开一本书前,或许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内容,但只要你满怀热情地打开它、阅读它,一定会有收获。读一本书,就像打开一扇窗,你看到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



绘制 张梦珠